



责任编辑：云连文

封面设计：杨 智

飞 雕 奇 侠 李祖云 马 宁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石林街100号)

云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

开书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8 字数：190,000

198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50,000

统一书号：ISBN 7-222-00477-7/I·144

定 价：3.35元

目 录

长篇武侠小说

飞雕奇侠……………李祖云 马宁（1）

篡位得手，黄袍加身，暴君心狠手辣，生灵涂炭。

老将军饮鸩自尽，养虎虎大伤身，咎犹自取。

大法师仗义藏遗诏，失手丧命。

番将千里迢迢探京城，铁索链大抖神威，震慑武林群雄，

吓坏了当朝暴君……

女狼爷报父仇，蠢蠢欲动。试忠诚，刀刺情人肩下肉。良莠不分，恩将仇报，反伤了自家性命。

小头陀年幼志大，不畏强暴，孤身窃遗诏，亲手刃暴君。

飞雕侠一身正气，满腔侠义，盖世武功，驱外侮，救社稷；镇邪恶，张正义。

故事情节曲折，跌宕起伏，引人入胜。

中篇武侠小说

疯侠……………钦志新（208）

他衣冠不整，却有一股英气；语无伦次，又多警句；神态疯颠，状似玩世不恭，又多是针对当朝权贵，打抱不平。他身怀绝高武功，故人们赠以“疯侠”的雅号。

“疯侠”何其疯？“疯侠”果真疯耶？读者读后，自知分晓。



李祖云 马 宁

月暗。星稀。四下一片昏暗。

城内街道上，大小店铺都已关闭，暗无灯光，阒无人迹。

低沉、单调的打更的木梆声在夜空回荡。偶有一两队巡更健卒缓缓走过。

显赫繁华的北京皇城，经过白天一天的喧嚣、熙攘，此刻已疲惫不堪，昏然入睡了。

然而，就在这整个京城沉入酣睡之际，城内一隅的南小街草厂胡同却笼罩着一派肃杀之气。年大将军的府第被无数清兵团团围住。他们一个个刀出鞘，箭搭弓，隐身在黑暗中。不时有头目来回巡督，轻声吆喝：“不准打盹，不准让人进出！违者

重惩不贷。”

他的话声刚落，东边墙头，倏然两条黑影闪出，身形极快，几个纵跃，就消逝在黑暗中。但仍被一个眼尖的兵卒发现，他手指东边，大声叫喊：“有人跑啦！有人跑啦！”这一呼叫，在清兵中顿时引起一阵骚动，人声锣声响成一片，几名捕快早已跃身追去。

这是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七月十四日深夜在北京皇城发生的事。

事情的原委是这样：

这年大将军的府第即一等公、抚远将军年羹尧的邸宅。往日这里显赫威严，八面威风，谁敢正看一眼？然而今晚却是另一番气象。但见宅内灯色昏幽，门窗紧闭。七月的天气闷热，却帷幕密遮，罗帘低垂，一派恐慌、紧张的气氛，不时有几声女人的抽泣和叹息声，又给这屋里增加了几分悲怆的情调。

抚远大将军年羹尧，平时骄横跋扈，杀戮任性，视王公大臣如走狗。他位尊权重，是雍正的心腹，现在却象受惊的老鼠一般，躲在书房里，把门窗紧闭，显得紧张、胆怯、孱弱、迟钝，由于连日来梦寐难安，本已臃肿的脸，如今象装满水浆的皮囊垂挂在两颊上。

黯暗的灯光在微微地跳跃着，把他和另外一个人的身影投向窗帘。他迟滞地转过了头，神情颓丧地看了看坐在自己面前的那个人，一边缓缓地站起身，一边长长地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即使逃过了今天，也难以逃脱明天的。邵贤弟夤夜冒死而来，为兄十分感激。贤弟自去吧，只是我死后，那恶魔肯定还是不肯罢休的。”他用木呆的眼光看了看这个已多时不来往的“平鹰会”结义兄弟。

邵永亮不由微微一震。他知道，年羹尧所说的恶魔就是当

今的雍正皇帝胤禛。他急切地说道：“兄长天下英雄，武艺高强，府外虽有朝廷派遣的千军万马，但又何碍于兄长行动？兄长岂可甘心束手待毙？还是请快快与小弟一起离开此地樊笼，再联络‘平鹰会’、‘血滴子’、‘打虎营’等弟兄，以图东山再起，这岂不更好？”

年羹尧长叹一声，摇了摇头：“这恶魔手段极其毒辣，逃走一个，他会杀掉十个。历来‘狡兔死，走狗烹’，我是罪有应得，逃避又有何用？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“现在该打发的，差不多都打发了，只是尚有这只黄匣，还未找到去处。”说到此，他从桃木立柜里拿出一只长方形的黄缎小匣子来，双手有些颤抖地递给邵永亮：“里面装着那份先帝立储的遗诏，……”

“立储遗诏？就是外面传闻已久的胤禛夺位——”邵永亮有些吃惊地打断了年羹尧的话。

年羹尧点了点头：“这遗诏干系十分重大，宫廷内外许多人都想得到它。那恶魔要置我于死地，就是为了这份遗诏。当初先帝临终昏迷时，矫诏夺位的主意是我出的，这恶魔坐稳了江山，却要来加害于我。唉！我人死而无憾，这遗诏决不能落到那恶魔手里。现托付贤弟带走，倘有不便，可去海云寺交给二兄长。”他看着邵永亮，心里不免难过：昔里何等显赫的“平鹰会”，如今早已七零八落了。十个弟兄，除了他、邵永亮和皈依佛门、在海云寺任住持僧的二兄长善觉禅师之外，其余的早已作古，不在人世了。

“不，不！”邵永亮连连摇着头，“兄长三思，千万不能束手待毙啊！”

年羹尧有些发急了，板起面孔说道：“贤弟快将黄匣带走吧，倘使天色一明，如何再走得了？事情急迫，不能再犹疑了。”又朝外喊了声：“来人。”

守候在门外的次子年富应声从外推门而入，侍立在一旁。

年羹尧嘱咐年富道：“你快跟邵叔叔从后花园甬道逃命去吧。”说罢，从墙上摘下一柄宝剑，交给邵永亮，悲切地说道：“这柄剑乃为兄的心爱之物，贤弟留作纪念吧。”又拉着年富的手说道：“我把犬子托付给贤弟了。”

邵永亮一屈右腿单跪接宝剑，咬了咬牙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恨恨地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弟去矣。兄长善自为之，千万保重！”又将黄匣塞入怀中，朝年羹尧一拱手，拉着年富，挽剑出门去了。

看着邵永亮和年富悄然消失在黑夜之中，年羹尧象刚从鏖战中脱身出来，感到十分疲乏。他瘫坐在檀木大理石椅上，一眼看到案几上的那只青龙瓷壶，不禁打了个寒颤。壶里装的毒酒，是雍正赐给他自尽的。他是武夫，战场上出生入死，对他说来死并不可怕，并且那份遗诏和二子已经托邵永亮带走了，他尽可以死而瞑目了。但即使这样，他面临死亡总有些于心不甘。常言道，伴君如伴虎。雍正为人凶险狠毒，他是最清楚不过的，他早就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，但他以为雍正对他，最多来个“削职为民，永不叙用”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死死扣住那份雍正夺嫡篡位的矫诏，作为挟制雍正的资本，谁知他的一厢情愿非但未能如愿以偿，反而将自己送入了地狱之门，这才是他临死前最遗憾的。

他默默地端起酒壶，注视着酒壶上那条造型逼真、张牙舞爪的青龙，又长长地叹息起来。

突然，从外面传来一阵骚乱声，年羹尧打开窗门，墙外传来的报警锣声和人马喧闹声清晰可辨，几张嘶哑的喉咙在叫着：“有人跑了！快追呀！快追呀！”

他不由大惊，糟了！难道邵贤弟被发现了？倘若事情败露，



就有诛灭九族之罪。他似乎不敢再往下想，一狠心，将一壶毒酒咕嘟嘟灌下肚去。须臾，他七窍流血，“咚”的一声便倒在地上。

乌云泼墨般地弥漫了天际。风呼呼地刮着，山中林木的枝叶乱舞，发出凄厉的悲鸣。一道惨白的闪电撕裂了黑色的天幕，接着轰隆隆的一串滚雷，猛地在屹立于

山顶的海云寺上空炸开。

海云寺住持僧善觉禅师身披袈裟，手提纸灯，从禅房中缓步走出。他抬头看看电闪雷鸣的夜空，眉头微蹙，边向后院走去，边轻声唤着：“慧能，慧能。”

“来了！”随着一声稚气的应答声，从后院跑出一个赤着上身年约十二三岁的小沙弥。

“暴雨将至，快去察看山门关好没有。”

“是。”慧能调皮地眨动着一双大眼睛应道，朝四下一扫，见身旁有块石头，说道：“师父请看小徒的技艺有长进否？”言毕运气，对着石头用脚一踹，石头碎成了几块。善觉微微点头，

抚摸着慧能的光头道：“练功贵在持久，切忌贪急求快，更忌自满骄傲。你的轻功颇有天赋近来已有很大长进。今后还须坚持苦练。”他俯身拾起一块石头，在手上掂了掂，然后五指收拢，慢慢的只见指缝间纷纷落下细碎的石粉来。慧能惊得伸出了舌头，连声赞道：“师父好神力，好神力。”说着，蹦蹦跳跳着走了。

慧能穿过大殿，来到山门，见山门虚掩，便推门探视，只见闪电光下，一条黑影从小道的石阶上跌跌撞撞奔来。慧能一惊：海云寺一向冷落，大白天也很少有人问津，是谁在这风雨之夜匆匆前来呢？他正思忖着，又见山脚下星星点点的十几个火把也向寺院移来，同时还隐隐约约传来嘈杂的人声。

这时，黑影渐渐近了，只见他脚步踉跄，一瘸一拐，行动甚是艰难。猛然又一道闪电，慧能看见那人浑身是血，手中握着一把染有血迹的钢刀。他骇然一惊，连忙缩身将山门重重地关上。

“小师傅，小师傅，快开门！”外面传来了那人急遽的叩门声。慧能不敢答理，径直朝寺里走去。

“出什么事啦？”善觉禅师不知何时来到慧能的面前。

慧能惊惧地答道：“外面有个人，浑身是血，手持钢刀，说要找师父。”

“唔，阿弥陀佛。”善觉浓眉一皱，听门外又频频叩门便厉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黑夜到佛门喧闹！”

“二哥，我是邵永亮。快开门！”外面传来了焦急而又虚弱的答话。

善觉心中顿时一沉，他急忙拉开寺门，不禁惊呆了：“啊……”。他手中的灯笼照着邵永亮惨白而被血污染的脸。“阿弥陀佛！罪过，罪过呀！”善觉急急吩咐慧能：“快，快将寺门拴上。”自己搀扶着邵永亮前往方丈室。

善觉把邵永亮安顿在卧榻上，见他口中又冒出血来，便问道：“老四，怎么回事？如何伤成这样？被谁所伤？”

邵永亮大喘粗气，双手颤抖着，从胸衣里面拿出那只沾染上血迹的黄匣，递给善觉，艰难地说道：“大恶魔已经杀害了年大哥，现在正千方百计地寻找这份遗诏。”

“遗诏？”善觉将黄匣打开一看，明黄绢纸上赫然几个黑字跳入他的眼帘：“……传位于四贝勒……”。他大吃一惊，急忙将匣子阖上，“怎么会在你的手里？”善觉坚实的双手微微颤抖起来，他知道这份遗诏的份量！啊，天下有多少人在寻找这份遗诏啊！不但当今皇帝胤禛在寻找，胤禛的兄弟在寻找，就连许多侠客义士也都在寻找。对于胤禛改诏夺嫡的传说，他早就有所耳闻。四处在沸沸扬扬地传说康熙死前遗诏所立的乃是胤禛的弟弟、十四贝勒允祀，胤禛却在其党羽年羹尧、隆科多等的策划帮助下，将“十四”改为“于四”，从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而这份遗诏，竟在胤禛君临天下之后失踪了。胤禛的兄弟们感到事情蹊跷，虽表面上臣服，却一直千方百计地在暗中寻找先帝的立储遗诏，其中以允祀、允禵等几个活动得最为频繁。连一直否认遗诏失踪的胤禛也在暗中出重金寻找。对于胤禛的这一举动，善觉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，认为只不过是演戏，做给天下人看的。谁知，现在却真的在“平鹰会”四兄弟邵永亮的身上。

“年大哥要我转交给兄长的。”邵永亮的眼睛微张，声音微弱。他那夜离开年府，刚翻出院墙时，就被外面的兵丁发现了。年富被兵丁一箭射中大腿，跌落院中。他凭借着自己的一身好功夫，东杀西砍，左避右躲，与追兵在山中一连周旋了三日，仍未能逃脱。第四日，胤禛竟派了他的心腹侍臣高敬德带着大内侍卫追来了。高敬德身长臂大，面貌狰狞，武艺超群，手掌

功夫尤其厉害，武林中号称“朱砂掌高魔头”。他本来是绿林中人物，胤禛在藩邸时，广结江湖绿林势力，阴蓄力量，他便也成了胤禛的心腹。当胤禛前天从被捕的年羹的供词中得知遗诏被邵永亮带走时，便急令高敬德带人马前去追赶。高敬德果然十分厉害，交手几个回合，邵永亮便感到难以抵敌，想跳出圈子突围，竟被高敬德的朱砂掌连连击中，当下吐血不止，身负重伤。幸好当时刮起一阵大风，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，人眼失明，加之天色尚晚，暮色苍茫，他才得以趁机逃脱，便挣扎着投奔已在附近的海云寺来了。

这时，邵永亮的嘴里又冒出一口血来。善觉急忙命慧能去僧堂拿“八宝救生丹”。邵永亮艰难地摇了摇手，微声虚气地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不行了。追兵马上就要到了。来人叫高敬德，武艺十分了得，兄长千万要当心。”

“高敬德！”善觉听了，心中一凛，“就是朱砂掌高魔头么？”

“正是他。”邵永亮的身子突然一个抽搐。抬手指了指床边的那柄剑，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：“这剑……这剑……”声音未断，又呛出殷红的鲜血，脑袋一歪，眼睛尚未闭拢，早已断气了。

善觉提剑凑近烛光，那宝石镶嵌的手柄上刻着“年羹尧”三个字。此时，山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击门声，其间还夹杂着粗哑的吼叫：“开门！快开门！他娘的。”

站在一旁的慧能，满脸惊慌，不知如何才好。善觉将邵永亮的眼睑抹拢，暗暗祈祷道：“四弟放心，有我善觉在，也就有这份遗诏在。”随即，从容地将黄匣藏在大殿的佛像后面，才带着慧能前去开门。

显然，门外的人已不耐烦了，两扇结实的寺门被打得摇摇欲坠。

善觉一拉开门栓，几个正在撞门的侍卫猝不及防，猛地跌入，摔倒在地。善觉双手合十，唱诺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官兵夤夜来到小寺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他斜瞟过去，便见到那个三绺胡须、鹰勾鼻子、满脸杀气的高敬德了，心中暗忖道：“来者不善，今日必有一场恶斗。此人手掌功夫十分了得，刚才邵贤弟已挨了他朱砂掌。”

只听高敬德冷笑道：“大和尚何必装糊涂，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只向你要一个人！”

“什么人？”善觉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，却暗暗将袈裟往手臂上方拢了拢。

“一个朝廷要犯！”高敬德骄矜地说。

“客官莫非是找错了地方吧！小寺佛门净地，哪里有什么朝廷要犯？”

高敬德眼珠骨碌一转，连连冷笑道：“大和尚，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看看你这佛门弟子身上的血迹吧。哈哈——”一阵大笑。

善觉垂眼一扫，才发觉自己的袈裟上已沾染了邵永亮的血迹。他只得应对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。刚才确有一人进入小寺。不过此乃贫僧胞弟，刚才血淋淋逃到小寺，小僧以为他遇到强人，正想报告官兵。”

“好，我们要寻找的正是此人。进去看看。”高敬德不待善觉答话，便招呼官兵一拥而入。

善觉见事不妙，急忙跟在高敬德身后道：“客官造访小寺，贫僧不胜荣幸。善哉，善哉。”

高敬德来到方丈室，见邵永亮躺在禅床上已经死去。他推了推尸体，又瞟了善觉一眼，然后在尸体上搜寻起来。善觉连忙阻止道：“人已死了，客官还是让他安静些去吧。”

高敬德突然被激怒了，狂吼道：“秃驴，逃犯身上的东西呢？”

“罪过啊！什么东西，贫僧如何知道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就拉你去见圣上。”高敬德暴跳如雷，向侍卫命令道：“搜！”

“慢！”善觉猛喝一声，用手一挡，两个冲上前的侍卫已被拨倒于地。他怒目圆睁，威严得象一座金刚：“佛门圣地谁敢亵渎！”几个侍卫被震慑得倒退了两步。

高敬德顿时火冒三丈，骂道：“好呀！你这老秃驴还敢撒野。我看你是不要命了，也不看爷们是谁！”

善觉鼻中轻轻地哼了两声，藐视地说道：“是谁？不就是江湖上的高魔头么？”

“既然知道爷们的大名，你就该给我放老实点。不然，定叫你这秃驴头不保。”

善觉冷笑道：“想来客官对‘鬼见愁’这个名字也不会太陌生吧？”

高敬德一怔，认真打量起面前这个年逾半百、眉宇间仍英气横溢的和尚来。“鬼见愁”这个名字，的确使高敬德头皮发麻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竟会在这座破败的寺庙里遇见这个煞星——“平鹰会”的二掌门、在江湖上已经隐姓埋名了十多年的武林高手。天下曾有多少武林高手吃过他的大亏啊！高敬德的师傅“蛇头霸”的那条胳膊就废在他的手里的。因此，江湖上称之为“鬼见愁”。自从年羹尧与四贝勒胤禩结拜金兰之后，“鬼见愁”就隐没无声了。不想，冤家路窄，当年的“鬼见愁”就是眼前这个老和尚。

高敬德不觉有些胆虚了。可事已至此，又哪里有退路？硬着头皮也要上了。他不自然地朝善觉一拱手，笑道：“原来是老英雄，幸会，幸会。不过，万事都应明晓事理。老英雄何不将

圣上的爱物献出来，立下万世功勋！不然，圣上动了雷霆之怒，不但这座海云寺要化为灰烬，而且老英雄亦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

善觉合掌答道：“罪过，罪过。佛寺圣地，自有菩萨庇佑，客官还是回转去吧。”

高敬德不禁恼羞成怒了：“如此说来，老英雄是不肯赏脸的罗？那好，别人怕你，我却不怕你，来呀！”他的脸陡然一沉，一抬手，“弟兄们，给我上。”话音才落，已摆开了架势，用双手在空中划出几个圈来，猛地挥掌一击。善觉一见不好，急忙闪身躲避，那一掌击在檀木案几上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案几已断作几截。善觉刚躲过一掌，正欲反转身子出腿，只觉耳边风到，高敬德的第二掌早已直抵他的太阳穴。善觉大叫一声“不好！”急忙将头一偏，撩起手臂去拨，只感到手臂一阵麻木，已被拉扯掉一块皮肉，顿时鲜血直淌。这朱砂掌确实厉害！善觉大惊，一蹲身子，“唬”地飞起一脚，直点对方门面。高敬德抽出手臂一隔，“唰——”又是一掌击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善觉瞅准机会，一甩袈裟袖子。那袖子象蛇似的，紧紧缠住了他那条手臂。善觉迅即用力一拉，高敬德竟被扯离地面，身体腾空朝外跌去。高敬德顺势一缩身子，凌空翻了一个跟斗，脚刚着地还未站稳，善觉又飞起一脚，踢在高敬德的臀部上。善觉这一脚力重千斤，高敬德被重重地摔在地上，自己再也爬不起来了。众侍卫见了大惊，一起亮出刀来，欲冲上前来。善觉猛地大喝一声：“谁敢动手！”说着，抬脚一跺，铺在地上的石板已断作三截向下陷落去。侍卫们面面相觑，呆若木鸡，哪里还敢冲上来？善觉又向石板猛踢一脚，只见火星四迸，侍卫们吓得瞪目张口，伸出舌头缩不回去了。

高敬德卧地哼哼呻吟着，他的裤子里渗出殷红的鲜血来。善觉厉声道：“尔等浊物亵渎佛门净地，本当重重惩罚，姑念我

佛好生之德，饶你一命，快快给我滚回去吧。”又指着地上的高敬德厉声对待卫道：“还不将他架出去！”

“是，是。”众侍卫象是囚犯得到赦免似的，连声应答着，手忙脚乱地架起高敬德，逃离了海云寺。

看着大内侍卫们的狼狈相，小沙弥慧能的心里十分舒坦，他重新关好山门后，蹦蹦跳跳地向方丈室跑去。师父刚才和高敬德的交手又惊险又耐看。他见那么多人冲进来围住师父时，不禁为师父担忧起来。高敬德出手凶猛，他又为师父捏一把汗。虽然，他坚信师父的武艺十分高强，但强人背后有强人，一旦师父失手，那他是拼了小性命也要上去相救的，而师父把高敬德打翻在地、威慑住众侍卫时，他高兴得叫喊起来。他记不得自己是什么时候跟随师父的，只记得从懂事的时候起，就跟着师父学习武功了。在他幼小的心灵中，并没有得到父母之爱，不过，他朦朦胧胧的从善觉身上感觉到了这种父爱。

他回到方丈室里，见师父正在烛灯下包扎着伤口。朱砂掌果然厉害。善觉的那条手臂血肉模糊，红肿异常。“师父，师父！”慧能的心象被人捏住了似的，惊叫起来：“我去拿‘八宝丹’去。”

“快，此地不可久留，必须尽快离开此地。”

“什么？要离开这里？”慧能疑惑地问道。

善觉点了点头：“官兵今夜吃了亏，肯定不会罢休的。快，你到僧堂里给我拿‘八宝救生丹’来，咱们立刻准备准备吧。”

慧能急急穿过庑廊，走进大殿。殿中的佛像、供桌在几支香烛晃晃悠悠的光线照耀下，投下了抖动着的黑影，给幽静的佛殿增添了神秘的色彩。突然，佛像后面有条黑影一晃而过，慧能心中一凛，高声喝问：“谁！”

话音才落，从佛台上窜出一个人来，寂然无声地拦住了慧能的去路，寒光闪闪的刀尖直抵他的喉咙：“小和尚，那只匣子

在哪儿！快把它交给我。”慧能惊悸地抬起头，只见昏蒙的烛光下，来人的一双碧眼闪烁着凶光，脸上长长的一道刀疤痕，泛着淡紫色光亮，一身黑衣裹着他魁伟高大的躯体，使他象偏殿中的凶煞一般，显得阴森、凶恶、恐怖。

慧能还以为是刚才躲藏未走的官兵，便喝道：“饶你性命，还不快走？在这里找什么匣子？”

黑衣人将刀尖在慧能眼前晃了晃：“休得罗嗦，快把那只匣子给我，不然，就要你的小命。”

慧能大怒，骂道：“手下败将，还敢来逞能？看拳！”他倏地伸出拳头，将短剑隔开，另一手已直扑黑衣人的“海底”。谁知黑衣人只轻轻用手一拨，反腕一转，早已扭住了他的手。慧能顿时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，“喔哟哟”地叫了起来。

黑衣人骂道：“小小年纪，出手倒狠毒，快把那匣子交出来，不然，我拧断你的胳膊。”

“慢来！”善觉突然出现在眼前，“客官快把小徒放开，不得在菩萨面前逞凶。”

黑衣人哼哼冷笑道：“你就是善觉大法师？”

善觉合掌应道：“正是贫僧。”

“那就更好！”黑衣人收起短刀，将慧能一搯，慧能“蹬蹬蹬”向前跌了十几步。

善觉喝道：“放你走，为何还赖在这里？”

黑衣人又连连冷笑道：“老法师年老眼花，看错人了。我可不是那帮饭桶。”

善觉仔细打量来人，见他凹目碧眼，卷须隆准，分明是个胡人；那张凶煞般的刀疤脸上横溢着杀气，不由疑惑地问道：“壮士莫不是……。”

黑衣人冷冷说道：“在下就是‘索命铁链’马武。”

善觉大惊：“原来是大侠，失迎，失迎。请问大侠夤夜到此为了何事？”

马武脸色阴沉，蛮横地说：“休得罗嗦，快把那只黄匣交出来。否则，莫怪我‘索命铁链’要送你们上西天了。”

善觉心里不禁一沉。这马武乃是江湖上有名的杀人魔王。他是维吾尔族人，生得伟干丰驱，力大如牛，武艺十分高强，擅长使用一根铁链。这铁链长有八尺，重八十余斤，到了他手里，竟如玩弄绳索一般，应心自如。他与人对阵，别人尚未近其身，这条马鞭粗的铁链就如飞蛇似的直朝对手窜去，其力可达千斤，百发百中。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死于此链。而他品格极低，丝毫不讲武德，常被人用重金收买，充当刺客，天下视其竟如瘟神一般。现在这个恶魔突然出现在海云寺，口口声声索要黄匣，实在是凶多吉少了。不过，马武的功夫虽然远远胜过高敬德，而且善觉的手臂又负重伤，然而，要想从善觉手里抢走一样东西，也毕竟不是桩简单的事情。善觉见马武口出狂言，不禁也怒从心底起，答道：“大侠行武之人，怎可如此傲慢强横，依仗武功夺取他人之物，岂不要被天下人耻笑？若想夺到黄匣，要先问问我这双老拳是否答应！”

马武“咯咯咯”一阵鬼哭的阴笑：“那么，这不要怪我‘索命铁链’无情了。”说着，他一抖身子，“哧啾”一声，从腰间扯出一条铁链来：“今天我就是来催你性命的，记住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。”言罢，抡起铁链朝善觉打来。

善觉一见不好，“登”的一声，跃出殿门，从甬道械架上抽出一口朴刀，摆好架势。

马武见善觉退出殿去，便收势追了出来，对准善觉就是一铁链。善觉跳出圈外，铁链打在地上，爆出一片火星。善觉趁机一个鱼跃，对准马武连劈过去。马武连退几步，将铁链横向